

白玉麒麟

◎舒曼

“谁?”

梅香听到门外不轻不重的一阵叩击声后,走到门口对着门外发问。作为一个独居多年的单身女子,梅香在家一直保持着一份警惕。她从猫眼往外看,没人,但隐隐约约地听到似乎有一阵急促而细碎的脚步声渐渐远去。她打开了门,看到地上赫然放着一个系着红色蝴蝶结的精致礼盒。梅香把盒子拎回家,想了许久,鼓起勇气打开,愣住了,盒子里面竟然是她家的白玉麒麟。

一定是子白。

拳头大小的白玉麒麟不仅做工极为精致,而且质地温润、细腻如凝脂。这是梅香母亲家的宝贝,随她一起陪嫁了过来,从不轻易示之于外人。梅香上初中时,母亲突患重症,临走之际再三吩咐丈夫妥为保管,将来留给梅香。

梅香母亲走后,梅香与父亲以及父亲的徒弟子白相依为命。子白如同这家的半个儿子,对父女俩的照料细致入微、尽心尽力。梅香对子白也愈发依赖。

梅香原以为,温馨日子会这样风平浪静地一天天延续下去,却不曾想到,在她毕业后顺利找到工作不久,父亲查出了肝癌,还是晚期。

“丫头,都说‘生死有命、富贵在天’,哪个能逃避病痛?我担心的是,我手上还有一个工程因为各种原因出现烂尾,100多万元工人工资一时难以兑付。我跟你商量商量,质押了白玉麒麟,把这笔钱先支付掉。”

梅香含泪同意。

父亲走了。子白协助料理完师父的丧事后,跟梅香告别,说自己已辞职,找人合伙做边境贸易,风险很大,让梅香不必等他了。

人走茶凉的味道太明显了。心灰意冷的梅香回到家中,将内心对白的情愫冰封起来。

这件事带来的打击使梅香对异性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感,并由此启动了“自动防御模式”。再谈什么感情、再谈什么婚恋,于她梅香而言,简直就是天方夜谭,或者说就是个遥不可及的奢望。

但,子白这个家伙终于出现了!随之,巨大的疑问也浮现在梅香脑中:他做生意成功了?又为什么要替她赎回传家之宝?

仿佛心有灵犀,梅香在父亲的墓前堵住了带着鲜花前来祭拜的子白,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

“我、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家的宝贝流落在外,更不能让师父在九泉下牵挂这事,也不能让你替我担惊受怕。所以,我只能让你对我不抱希望。幸好这几年我的生意还算成功,总算能把白玉麒麟赎回来……”

“你以为你这么做我就不会担心了?”

“我错了。以后,永远不会再!”子白突然张开双臂,将梅香紧紧抱在怀中。



除雀斑

◎人海

男人与女人结婚前,女人长着一脸雀斑。

其实,撇开她脸上的雀斑,女人该是个风采照人的美女。反之,男人却似乎很平凡。

婚后,女人又生了个女儿。生完后,女人脸上的雀斑更多了,铺天盖地,几乎布满了整张脸,好像还有往脖子上蔓延的趋势。

有一天,女人对男人说,给我些钱,我用激光把雀斑打掉吧。

男人似乎犹豫了一下,或者他可能正在想别的什么东西。

他听女人讲完,没说什么话,自顾自地出门了。

哦,原来到七点了,男人又该出门去上夜班了。

其实,男人是个很老实的人。老实人注定要吃亏。男人几乎每天都上夜班,在班上,干的也是最累的活。

女人当初却是看男人老实才嫁给他的。

第二天,女人又跟男人说了这个事。

男人苦笑,说:“随你吧。反

正钱都在你那儿!”

女人就有些生气了。女人生气男人对她的毫不在乎。生气后的女人就出了门,在路上又碰到了同学阿超。谁也不会想到,读书时蠢不拉几的阿超现在开了公司、有了车,混得是人模狗样的。

阿超和女人打着招呼,还约女人去喝茶。女人原本不想去的,可不知怎么就想到了男人的态度,女人就朝阿超点头。

女人刚进茶室没喝几口茶,就接了个电话。她朝阿超笑笑,说明友有事找她。阿超要送,女人摇了摇头,说不用。

女人在朋友家一直聊到晚上七点。她本来一向四五点就回家烧饭等男人回来吃,但这会儿她还在生男人的气,故意不回家。

到家时,已近七点半。女人远远看着自家漆黑一片,想来男人一定是去上班了。可等女人打开房门,满屋的香烟味直呛得女人止不住地咳嗽,女人不由皱起了眉,男人可从来都不抽烟的。女人看见房间的一角有点点火星,忙摁亮了灯,就

看见男人坐在沙发的一角正闷闷地抽着烟。

女人刚要说话,忽然男人的电话响了,似乎是厂里打来的电话,男人的语气一下变得很粗暴,一点不像以前了,近乎咆哮地说:“我今晚不来了!什么?要扣我钱?那你扣啊,你敢扣!你倒扣个试试看啊……”

女人听得目瞪口呆,男人可从来都不敢这样和厂里人说话的啊。

女人看着略显憔悴的男人,刚要问男人为啥没去上班,男人却说话了,冷冷地说:“你倒知道回来啊?”

女人刚要说什么,男人接下去又说:“你怎么不把你老同学也一起带来呢!”

女人朝男人苦笑:“说,你怎么说话呢?”

男人冷笑:“你别以为我没看见,前几天,在楼下的小花园里,你老同学刚找过你,昨天你就想把雀斑给除了。今天你老同学又来这里找你,是不是你们俩都算好了,要把我也给除了啊。”

女人刚想发作,忽然笑了。女人明白,是男人心里开始长雀斑了。

石子

◎王树贵

他和她曾经爱得轰轰烈烈。一张张车票,兑换了每月的工资;为了省电话费,情书漫天飞;田野里看麦浪,代替了婚礼……

终于到了同一个地方,终于有了一个小小的家。后来,忙着换工作、买房子、生孩子。三十岁前,人生的几件大事都完成了,却没有预想中那么有成就感。日子不知怎么有些平淡,有时候甚至乏味。

像许多夫妻一样,他们有争吵、冷战。男人怨女人花钱大手大脚、做家务不会统筹……有时候,他真希望电脑前的这个女人和别人家帮老公擦皮鞋的老婆换一换。女人怪男人不温柔、没情趣,工作累心、孩子烦神,她就不烦躁吗?看着那些希望、愿望变成失望、无望,又该恨谁?何况她也一直是别人疼爱的孩子啊!

一天,她下班很迟,走出单位

大门,街上路灯已经亮了。女儿是之前就接到单位,准备在工作结束以后再带回家的。把玩得有点疲倦的女儿抱上自行车,匆匆地往菜场赶,打仗似的从里面拎出一大袋荤素素,脑子里使劲想胡萝卜炒什么是可以预防小孩弱视的。

女儿人小眼尖,看见停在路边的汽车了,激动得大叫爸爸。他打开车门,女儿默契地爬上去。“妈妈,我们先走了。”“再见,宝贝。”这样的对话省略了她和他之间的招呼。

前篓里,探出袋子的药芹绿得逼人、活鲫鱼把塑料袋搅得哗啦啦;后架上压着女儿粉红色的小书包。骑上车去,悠悠地蹬着,满身的疲惫,用脚尖一下一下踩到地上。喧嚣的街市此时并未完全静下来,空气里有尘土和汽车尾气的味道,有点呛人。

前面是一座桥,城乡就此隔开。这边霓虹闪烁,那边夜色无

边。她折叠起未完的梦境,弓腰使劲,攀上桥顶;不等舒一口气,又抓紧车刹,进入紧张状态——桥的下坡窄而陡,两边都是鱼塘,一不小心就会冲进去。

她小心地控制着手中的车刹,快下桥的地方有灯光照着一堆散落在桥面的石子。这条路通向一个大型采石场,常有拖建筑材料的车子经过,散落的石子一定是它们惹的祸。幸好有灯光照着,她才知道绕开。她对灯光心存感激。近些,再近些,她看清了灯束后的车,还有车旁站着的他——知道她近视,怕她被这堆石子绊倒,他把女儿送到家以后,又回来在这里等她,借助灯光提醒她。而汽车呢,是因为他的单位离家太远、加班又多,她坚持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买给他用的。

谁的生活里没有这样一些石子呢?遇到的时候,也许一个短暂的停留、避让就足够了。